

海天名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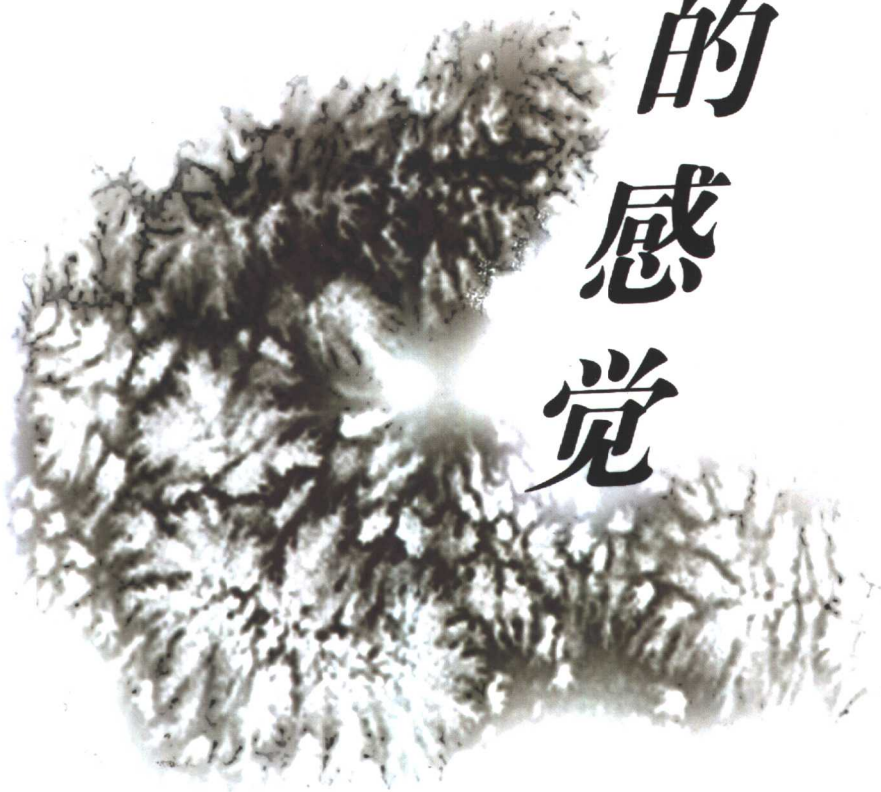
世纪风铃文丛

林非 主编

李国文 著



秋天的感觉



海天出版社

秋天的感觉

李国文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天的感觉/李国文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2.3

(海天名家书系·世纪风铃文丛/林非主编)

ISBN 7-80654-650-2

I.秋... II.李...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8617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策划编辑:旷 昕

责任编辑:丁放鸣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黄海燕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0755-3460730

深圳永昌机械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635mm×940mm 1/16 印张:16

字数:230千 印数:1-5000册

定价:19.8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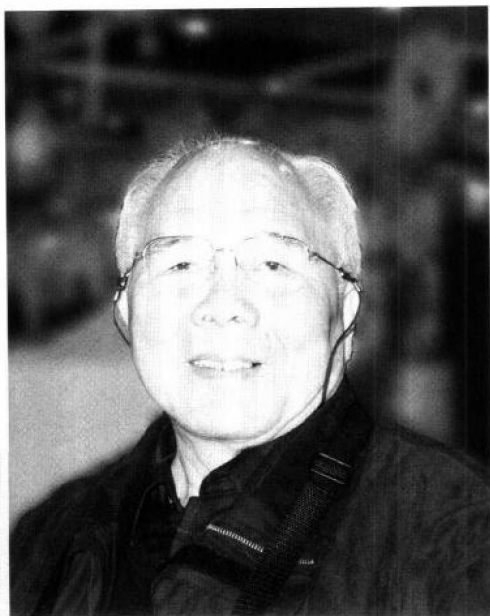
海天名家书系

世纪风铃文丛

策划：旷 听

主编：林 非





李国文

李国文，男，1930年生于上海。1947年就读于南京国立剧专。1949年到北京，先进华北人民大学三部学习，后进入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工作。1952年抗美援朝。1954年回国，在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任文艺编辑。1957年因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改选》，被划为“右派”，在铁路工程基层单位劳动锻炼，直至1979年平反。1986年前，在中国铁路文工团创作组从事创作。1986年任《小说选刊》主编。1990年至今，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97年被选为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委会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其中《之一》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其中《月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没意思的故事》、《电梯谋杀案》、《洁白的世界》、《都市的黄昏》、《涅槃》(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杂文集《骂人的艺术》、《寻找快乐》、《苦瓜苦瓜》、《说三道四》、《淡之美》以及传记作品《莎士比亚》等著作。

总 序

林 非

这是一套丰富多彩的散文丛书，有的侧重于形象的勾勒或感情的抒发，有的则侧重于对人生哲理的思索或文学艺术作品的评点。无论是属于上述的哪一种情形，全都挥洒着相当优美的文字，热诚而又款曲地道来，因此就充分地显出了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的风度。

收录在这套丛书里的多位名家，在描写社会世态和论述历史变迁，抒发人生感悟和探究心灵奥秘的时候，确实都很鲜明地流露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与艺术风格，有的深沉，有的热烈，有的精致，有的粗犷，有的平和，有的辛辣，有的绚丽，有的浑厚，真可以说得上是林林总总，姿态横生，能够给大家以很多精神的启发与审美的享受。

在我们祖国异常悠久和光辉灿烂的文学史上，散文文体早已成为一个内涵十分宽广的概念。只要不是运用韵文写成的篇章，无论它抒情抑或说理，叙述抑或议论，大体都可以归入这样的范畴中间去。正是因为存在着如此阔大的基础，又有历代杰出的散文家用毕生的精力加以磨砢砥砺，从而就出现了许多深刻而又迷人的佳构。有着这样珍贵和巨大的精

神财富，在不断地熏陶与养育我们，启示和鼓舞我们去攀向一种美好与崇高的境界，真值得引起我们无比自豪的心情。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承担着一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将它发扬光大和进一步作出重大的发展，应该有更多的人们共同来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争取要在更为辉煌的 21 世纪，写出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

作为一个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总是渴望着要宣泄自己的情感，和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尤其是当人类的历史进入了以自由和平等为标志的现代文明阶段之后，由于受到过此种现代文明的教养，从而就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人们，一定会更迫切地渴望着能够倾诉自己胸怀中丰富复杂的情愫和渊博深刻的思想。因此在这样更为高峻的基础之上，当前的散文创作势必会呈现出十分美好的前景。只要大家群策群力地为此而努力奋斗，就必然会继续不断地涌现出许多美轮美奂的名篇和佳作来。

我们编纂的这一套丛书，正是想要为实现此种美好的前景，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迫切地盼望着能够获得有关的专家和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加以详尽的指导，以便推动我们将这项工作做得更为完美。

主 编：林 非

策 划：旷 昕 执行主编：晓 莉

《 春 的 祝 愿 》 林 非

《 追 寻 遥 远 的 美 丽 》 梁 衡

《 秋 天 的 感 觉 》 李 国 文

《 水 流 云 在 》 崔 道 怡

《 一 生 爱 好 是 天 然 》 王 充 闾

《 友 谊 比 爱 更 长 久 》 肖 复 兴

《 无 奈 的 告 白 》 柳 萌

《 心 灵 的 解 读 》 韩 小 蕙

《 哀 驴 》 赵 丽 宏

《 生 存 的 悖 论 》 梅 洁

策划编辑：旷 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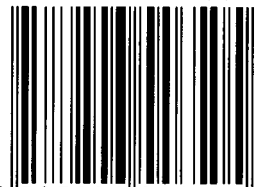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丁放鸣

冬 风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技编：卢志贵

ISBN 7-80654-650-2



9 787806 546505 >

目 录

总 序	1
人生如谷	1
秋天的感觉	7
冲浪者的乐趣	10
人生一博	13
追求个性	16
京华年景	19
不可思议	22
“嚶其鸣兮”	25
歌声的启发	30
大雅久不作	32
不灭的精神火光	39
上语言课去	41
《镜花缘》中人	44
别人的梦	48

打错电话	50
拾叶者言	53
听歌	57
我心匪石	62
淡之美	65
惜春小札	68
云的诗话	72
木屐、早茶及其他	76
巴西木	82
君子兰	84
心之茧	87
米籽兰的启示	92
碗中的变化	94
闲话闲章	97
有朋自远方回	101
慎信名言	104
轮子的腐败	106
自珍敝帚	113
窗外的童话	116
寓言的力量	118
主考认错	123

四合院的话题	126
吃的精神	133
难忘的眼睛	139
还有几颗牙	143
火锅季节	146
山永远在	148
纳税人	151
天上落明珠	154
多彩的世界	158
鸽子,鹿,和麻雀	161
梦里黄山	165
问路	167
南天一斗	172
胡同之死	175
读树	179
往事断忆	182
苗歌	187
取火记	192
苦乐其中	196
母校的感觉	200
风筝的回忆	204

理解的价值	207
温馨的港湾	209
朋友之道	211
耕耘者说	213
大新的性格	218
读闫连科	223
大冯印象	227
文夫与茶	231
闲话震云	235
张洁得壶	238
汉子精神	244
后 语	249

人生如谷

——我的一份自供状

人生如谷，这是我和我的许多文学同辈人的命运。

其实，每个人都有走进命运低谷的时候，从八字来说，运交华盖是常事，流年不利是难免的。在诗人眼里，叫做“月有阴晴圆缺”。老百姓的话，叫做“人有旦夕祸福”。但浮沉跌宕的幅度，达到碧落黄泉的地步，而且谷底是无止境地延伸下去，永远走不到头，好像也只有我和我的同辈人，才能享受到的这种时代的“宠遇”了。幸欤？不幸欤？也就不去说它了。反正二十多年的低谷，在人类史上，也比较罕见。有的人，永远走不出低谷，固然是悲剧；最后走出低谷的人，难道就是喜剧么？我看也未必。

因为，无论怎样豁达，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是陪不起从事这种残酷的游戏的。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就这样虚度过去，不大容易笑得起来。

我的名字，是我的外祖父起的。

这个名字中的一个“文”字，后来，应验了我的一辈子，我越来越觉得其不可取了，中国人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也就只好将就了。

那是一位捧着水烟袋，在农村里教私塾的冬烘老先生，煞费苦心拟就的。老式的中国名字，只有一个字是属于你的。其它两个，一个属于你家族共有的，另一个，是你同辈兄弟姐妹共有

的。我的外祖父为我起的名字，绝不表明他预见到我将来会以写小说谋生糊口，但是，在他心目里，这个“文”字，是个挺好的字眼。

其实，大谬而特谬矣！在中国，自从仓颉造字以来，文和文人，走运者并不多的。

那是一九三零年，上海。

我出生的日期为农历的八月二十四。

那一年是民国十九年，我的原籍江苏盐城，洪水泛滥，水深数丈，累月不下，淹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鬼子进入上海租界，我因逃难，回到老家，乡亲父老回忆起我出生那年的这场水灾，仍谈洪色变。

那是块穷地方，至今犹是。即使不发生灾荒的话，也未见得丰衣足食，更何况天灾人祸，便跑到上海滩来混饭吃。“江北人”被上海原住民看不起，和现在发达国家看不起中国人一样，就因为穷。而由于穷，惟有靠打工、卖苦力，从事低贱职业谋生。据说旧时上海拉黄包车的，以我家乡人为多。

我祖先拉没拉过，已湮没无考。但到我父辈这一代，也还不过是小市民一类。尽管努力以为不是，穿长衫，而不穿短打，想办法使人认为是家境不错，但骨子里，或者别人眼里，仍是小市民，是无疑的。

不过，他们都是些善良老实的小市民。善良老实，几与懦弱同义，我之缺乏一种抗争的意识，大概就是胎里带的毛病了。

我一直在研究我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态。

这些特殊层面的人群，很难用经济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既是一股涌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怕的堕性。每一个细胞都有逃逸出这个整体的企图，无法实现以后，也能迅速找到乐在其中的理由。会对比他强的人嫉妒得痒难禁，也会对比他不如的人，奚落耻笑而获得慰藉。这等人，永不满足又永远满足，有吞吃一头大象的欲望，而无捉拿一只耗子的决心。拜金主义和对权势的慑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经特别发达，但

对庸俗,卑劣,堕落和无耻,又往往显得麻木和习以为常。一个个活得既开心,也不开心,似乎痛苦,又并不十分痛苦。

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些弄堂里的芸芸众生的上海。不过,这种小市民习气,如今,并不局限于那些弄堂里。

我在那里读到了高中二年级,便考到南京去读戏剧编剧专业了。

记不起是哪位哲人说过的话了,“文学是我的理想国”,在那样一个小市民的氛围里,我并不清高,但多少希望有一些清高,于是,书籍是惟一的可以逃避现实的去处。

我感谢那时有许许多多的书,也感谢那时没有许许多多的“敬惜字纸”的劝善者,谆谆教导你应看什么书,和不应看什么书。

随后,便是一九四九年。

那时,在这座国立的戏剧专科学校里,已是风雨飘摇,人心思变,根本念不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了。这或许是我至今想写戏而写不了的原因,也大概是我小说中某些戏剧化弊端的根由。

文学性格和人的秉性一样,也难改。另外,一个作家应该明白你的读者的口味。你为你的读者写,只要他们看你的书,买你的书,就行了呗!

当然,这有点护短,但文无定法,何必一定要合乎什么规范呢?我觉得这样写舒服,别人说长道短,干吗要往心里去呢?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说我作品好就好,一个人说我作品坏就坏的。即使所有的“评论家”都摇头的作品,我也抱去他妈的态度。写文章本来不易,还要抬头看这看那的脸色,实在太累。

南京解放后,我就到了北京的华大三部,到了随后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接着我调到天津铁路局文工团,接着,一九五二年我去抗美援朝,在志愿军的一个文工团工作。

应名是创作人员,很惭愧,其实我什么也没写过。

虽然,我很想写,但在文学这条狭窄的路上,找到自己的位

置,也并不容易。一九五四年我从朝鲜回国,到一九五七年在
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的这段期间,那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
的一个初醒期。

北京的春天,总是匆匆来,又匆匆去的。

我赶上这个文学春天的一个尾巴。一九五七年,我终于在
《人民文学》上发表了 my 处女作《改选》。

一篇短篇小说,一篇被认作大毒草的短篇小说。过了几十年
后,它被当作“重放的鲜花”。所以,我由此不大信赖对于作品的
任何判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好和坏,作家(除去自我感觉良
好者外)心里是最有数的。

说真的,事后回想五七年,命运要跟一个人开开玩笑来,那
往往是相当残酷的。

一切都那么顺畅,几乎毫无周折就写出来,就发表了,而且,
立刻引人注目。当然,也因此倒霉受罪,一下子为这篇小说,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想不到从此跌进了人生低谷,竟会度过长达二十
二年之久的艰难岁月。

所以,“文”,这个字,并不总是美好的。

这二十二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劳动改造。

对了解的人说这些,已无必要,对不了解的人说这些,也未
必能生发出切肤之痛。个中滋味,非当事人万难体会。但不少同
辈作家呕心沥血的努力,我是敬佩的。历史和文学的区别,大概
就在于前者把痛苦挤干净了,而后者则不然,这也许就是文学生
命力的所在。因此,个别卖乖者的嘴脸,实在够齜齜的。

我一直随着铁路新线工程部门流动,过着辗转南北,不安定
的生活。也好,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
和还要苦痛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

有时候,我非常后悔写那篇构祸的短篇小说。

有时候,我看到别的人并不因写什么东西而同样永劫不复,
这篇小说倒是奠定我文学自信心的基石。一想到在对《改选》的
咒骂声中,有一位获得过斯大林奖的资深作家,也参与了鼓噪的